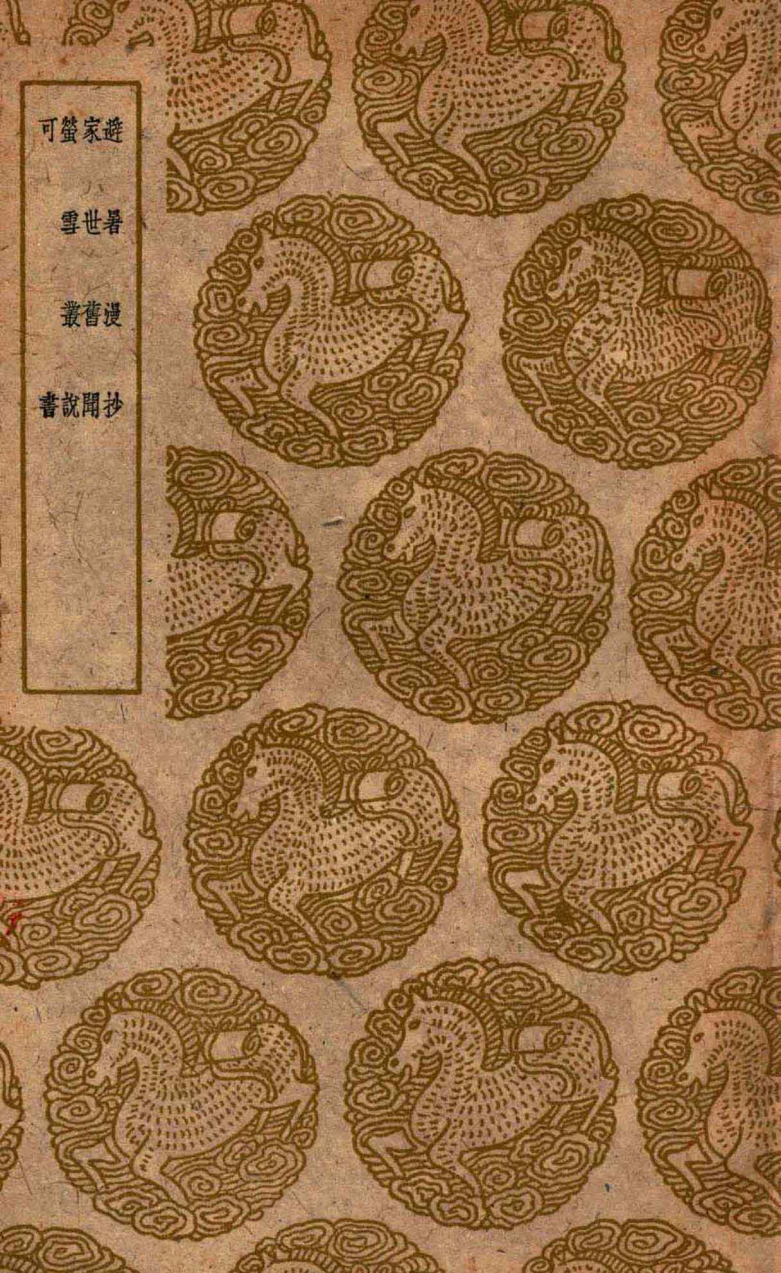


可蟹家避

雪世暑

叢舊漫

書說聞抄



避暑漫抄

陸游纂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避暑漫抄及其他三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收
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以
排印

避暑漫抄

宋陸游纂

上西幸蜀。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。迫脅樂工。牽引犀象。驅掠舞馬。盡入洛陽。復散於河北。向時之盛。掃地而盡矣。洎肅宗克復。方散求於人間。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。初祿山至東都。大設聲樂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。多未之見。因誑之曰。吾當有天下。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。見吾必拜舞。鳥獸尙知天命。有所歸。何況人乎。於是左右引象來。至則瞪目憤怒。略無拜舞者。祿山大懷慚怒。命置於檻穽中。以烈火爇之。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。洞中胸臆。血流數丈。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。明皇雜錄

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。自知一座最貴者。先把酒時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。瑀引手取盃。帝問曰。卿有何說。瑀對曰。臣是梁朝天子兒。隋室皇后弟。唐朝左僕射。天子親家翁。太宗撫掌極歡而罷。羣居解頤安祿山敗。史思明繼逆。至東都。遇櫻桃熟。其子在河北。欲寄遺之。因作詩同去。詩云。櫻桃一籠子。半赤半已黃。一半與懷王。一半與周至。詩成皆贊美之曰。明公此詩大佳。若能言一半周至。一半懷王。卽與黃字聲勢稍穩。思明大怒曰。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。周卽其傅也。羣居解頤

元和初。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。先已涉溱洧之譏。就禮之夕。僮相則有清河張仲素。宗室李程。女家索催妝詩。仲素朗吟曰。舜耕餘草木。禹鑿舊山川。程久之乃悟曰。張九張九。舜禹之事。吾知之矣。於是羣客大笑。解頤

李福妻裴氏，性妬忌，姬侍甚多。福未嘗敢屬意，鎮滑臺日，有以女奴獻之者，福意欲私之而未果。一日，乘間言於妻曰：「某官已至節度使矣，然所指使者，率不過老僕。夫人待某，無乃薄乎？」裴曰：「然。不知公意所屬何人？」卽指所獻女奴。裴許諾。爾後不過執衣侍膳，未嘗得一繾綣。福又囑妻之左右曰：「設夫人沐髮，必遽來報我。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，福卽言腹痛，且召其女奴。既往，左右以裴方沐，不可遽已，卽告以福所疾。裴以爲信然，遽出髮盆中，跳問福所苦。既業以疾爲言，卽若不可忍狀。裴極憂之，由是以藥投童溺中，進之。明日，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，福卽具以告之。因曰：「一事無成，固當有分。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，聞者莫不大笑。」

解頤

咸通中，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，獨出輩流。雖不能託諷諭，然巧智敏捷，亦不可多得。嘗因延慶節，緇黃講誦畢，次及優倡爲戲。可及褰衣博帶，攝齋升座，稱三教論衡。偶坐者問曰：「旣言博通三教，釋迦如來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婦人。」問者驚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金剛經云：敷坐而坐，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。上爲之啓齒，又曰：太上老君何人？」曰：「亦婦人也。」問者益所不喻，乃曰：「道德經云：吾有大患，爲吾有身；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？」上大悅。又問曰：「文宣王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婦人也。」問者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論語云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賈者也。非婦人奚待嫁爲？」上意極歡，賜予頗厚。

漢以孝廉取士，而袁本初、曹孟德皆舉孝廉。唐重進士，而黃巢屢舉進士，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。獨見錄張巡之守睢陽，玄宗已幸蜀，胡羯方熾，城孤勢蹙，人食竭，以絺布切煮而食之，時以茶紙和之，而意氣自

如其謝加金吾表曰。想娥眉之碧峯。豫遊西蜀。追綠耳於玄圃。保壽南山。逆賊祿山。迷逆天地。戮辱黎元。羶臊闕庭。震驚陵廟。臣被圍七旬。親經百戰。主辱臣死。當臣致命之時。惡稔罪盈。是賊滅亡之日。其忠勇如此。又激勵將士。賦詩曰。接戰春來苦。孤城日漸危。受圍如月暈。分守若魚麗。屢厭黃塵起。時將白羽揮。裹瘡猶出陣。飲血更登陴。忠信應難敵。堅貞諒不移。無人報天地。心計欲何施。又夜聞笛詩曰。峇峽試一臨。虜騎俯城陰。不辨風塵色。安知天地心。營開星月近。戰苦陣雲深。旦夕高樓上。遙聞吹笛吟。中興紀事

逆胡將亂於中原。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。兩角女子綠衣裳。却背太行邀君王。一止之月必消亡。兩角女子安字。綠者祿字也。一止正月也。果正月敗亡。哀異記

張易之。行成之族孫。則天臨朝。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。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。卽令召見。俱承辟陽之寵。右補闕朱敬則諫曰。臣聞志不可滿。樂不可極。嗜欲之情。愚智皆同。惟賢者能節之。不使過度。則前聖格言也。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。張易之。昌宗。固應足矣。近聞尙食奉御柳模。自言子良賓。潔白美鬚眉。左監門衛長史侯祥。自云陽道壯偉。過於薛懷義。專欲自進。堪充宸內供奉。無禮無義。溢于朝聽。臣愚職在諫諍。不敢不奏。則天勞之曰。非卿直言。朕不知此。賜綵百段。唐史舊書詳載斯語。父子兄弟君臣薦進。獻納如此。亦可謂之穢史矣。

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。又以文德致太平。於篇詠尤其所好。如曰。昔乘疋馬去。今驅萬乘來。詞氣壯偉。固人所膾炙。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。新豐停翠輦。譙邑駐鳴笳。一朝辭此去。四海遂成家。蓋其詩語與功。

烈、真相副也。唐史。

宣宗微時，以武宗忌之，遁跡爲僧。一日遊方，遇黃蘗禪師同行，因觀瀑布，黃蘗曰：「我詠此得一聯，而下韻不接。」宣宗曰：「當爲續成之。」黃蘗云：「千巖萬壑不辭勞，遠看初知出處高。」宣宗續云：「溪澗豈能留得住，終歸大海作波濤。」其後竟踐大位，兆先見於此詩矣。然自宣宗以後，接懿僖之時，海內遂不靖，則作波濤之語，豈非識邪？大唐遺事。

李煜歸朝後，鬱鬱不樂，見於詞語。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，聞於外。太宗怒，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，併坐之，遂被禍。龍衮江南錄云：「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，封鄭國夫人，例隨命婦入宮，每一入輒數日出，必大泣，罵後主聲聞于外。後主多宛轉避之，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：「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淚洗面。」吟噫集。

李芳儀，江南國主李景女也。納土後，在京師，初嫁供奉官孫某，爲武疆都監，爲遼中聖宗所獲，封芳儀生公主一人。趙至忠，虞部自北虜歸明，嘗仕遼，爲翰林學士，修國史，著虜庭雜記，載其事。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，覽其書而悲之，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：「金陵宮殿春霏微，江南花發鷓鴣飛，風流國主家千口，十五年來粉黛稀。」滿堂詩酒皆詞客，奪錦揮毫在瑤席。後庭一曲風景改，收淚臨江悲故國。令公獻籍朝未央，勅書築第優降王。魏俘曾不輸織室，供奉一官奔武疆。秦淮瀚水鍾山樹，塞北江南易懷土。雙燕清秋夢柏梁，吹落天涯猶竝羽。相隨未是斷腸悲，黃河應有却還時。寧知翻手明朝事，咫尺山河不可期。倉皇

三鼓淖沱岸。良人白馬今誰見。國亡家破一身存。薄命如雲信流轉。芳儀加我名字新。教歌遣舞不由人。採珠拾翠衣常好。深紅暗盡驚胡塵。陰山射虎邊風急。嘈雜琵琶酒闌泣。無言數徧天河星。只有南箕近鄉邑。當年千指渡江來。千指不知身獨衰。中原骨肉又零落。黃鵠寄意何當回。生男自有四方志。女子那知出門事。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。丈夫漂泊猶堪憐。江州廬山真風觀。李主有國日。施財修之。刊姓氏于右。有太寧公主。永禧公主。皆李景女。不知芳儀者孰是也。吟嚙集

李煜在國。微行娼家。遇一僧張席。煜遂爲不速之客。僧酒令謳吟吹彈。莫不高了。見煜明俊醞藉。契合相愛重。煜乘醉大書右壁曰。淺斟低唱。偎紅倚翠。大師鴛鴦寺主。傳持風流教法。久之。僧擁妓之屏帷。煜徐步而出。僧妓竟不知。煜嘗密諭徐鉉。鉉言於所親焉。清異錄

李後主嘗買一硯山。徑長纔踰尺。前聳三十六峯。皆大猶手指。左右則引兩阜坡陀。而中鑿爲硯。及江南國破。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。爲米老元章得。後米老之歸丹陽也。念將卜宅。久未就。而蘇仲恭學士之弟。號稱好事。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。多羣木。唐晉人所居。時米欲得宅。而蘇覬得硯。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。共爲之和會。蘇米竟相易。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。硯山藏蘇氏。未幾索入九禁矣。鐵圍山叢談

慈聖光獻曹后。佐佑仁廟定策。立英宗神宗。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。其在父母家時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。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。凡三日方止。及晚歲疾病。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。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。實太祖大忌日也。后頷之。乃自語曰。只此日去。只此日去。免煩他百官。蓋謂不欲別日立忌。使百官有

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。遂以是日崩。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。一旦於死生之際。未必能達。后之始終若此。豈非天人乎。

神廟當寧。慨然興大有爲之志。欲問西北二虜罪。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。見太皇太后曰。娘娘。臣著此好否。后迎笑曰。汝甲甚好也。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。則國家何堪矣。神廟默然心服。遂卸金甲。鐵圍山叢談

藝祖受命之三年。密鑄一碑。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。謂之誓碑。用銷金黃幔蔽之。門鑰封閉甚嚴。因勅有司。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。謁廟禮畢。奏請恭讀誓詞。是年秋享。禮官奏請如勅。上詣室前。再拜陞階。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。餘皆遠立庭中。黃門驗封啓鑰。先入焚香明燭。揭幔亟走出階下。不敢仰視。上至碑前再拜。跪瞻默誦訖。復再拜而出。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。自後列聖相承。皆踵故事。歲時伏謁。恭讀如儀。不敢漏泄。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。王魏公。韓魏公。富鄭公。王荊公。文潞公。司馬溫公。呂許公。申公。皆天下重望。累朝最所倚任。亦不知也。靖康之變。犬戎入廟。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。門皆洞開。人得縱觀。碑止高七八尺。闊四尺餘。誓詞三行。一云。柴氏子孫有罪。不得加刑。縱犯謀逆。止於獄中賜盡。不得市曹刑戮。亦不得連坐支屬。一云。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。一云。子孫有渝此誓者。天必殛之。後建炎中。曹勛自虜中回。太上寄語云。祖宗誓碑在太廟。恐今天子不及知。云云。祕史

政和初。上始躬覽權綱。不欲付諸大臣。因述藝祖故事。御馬親巡大內。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。對後苑東門有一庫。無名號。但謂之苑東門庫。乃貯毒藥之所也。外官一員共監之。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。

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。鳩猶在第三。其上者鼻嗅之立死。於是親筆爲詔。謂取會到本庫。稱自建隆以來。不曾有文遣此。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。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。當明正典刑。豈宜用此。可罷其貢。廢其庫。將見在毒藥。焚棄瘞于遠郊。仍表識之。毋令牛畜犯焉。嗚呼。上聖至仁。大哉堯舜之用心也。叢談

林中醫彥振。氣宇軒昂。有王陵之少戇。罷政事去。不得意。寓揚州。喪其偶。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。飲食言語如平生狀。仍決責奴婢甚苦。彥振徐察非是。乃微伺其蹤。則掘地得大穴。破之。羅捕六七老狐。中一狐尤耄而白。且解人語言。向彥振求哀曰。幸毋見殺。必厚報。彥振弗顧。悉命殺之。迄無他。叢談

朝奉郎劉均國。言侍其父吏部公。罷官成都。行李中水銀一篋。遇過溪渡。篋塞遽脫。急求不獲。即攬取渡。傍叢草塞之而渡。至都久之。偶欲汞用。傾之不出。而斤重如故也。破篋視之。盡成黃金矣。國初征澤潞時。軍士於澤中。鎌取馬草。晚歸。鎌刃透成金色。或以草然釜底。亦成黃金焉。又臨安僧法堅。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。見一蛇。其腹脹甚。蜿蜒草中。徐遇一草。便嚙破。以腹就磨。頃之脹消如故。蛇去。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。取置篋中。夜宿旅邸。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。客就訊之。云爲腹脹所苦。即取藥就釜煎一杯。湯飲之。頃之不復聞聲。意謂良已。至曉。但聞鄰房滴水聲。呼其人不復應。即起燭燈視之。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。獨遺骸臥牀。急挈裝而逃。至明。主人視之。了不測其何爲至此。及潔釜炊飯。則釜通體成金。乃密瘞其骸。既久經赦。客至邸語其事。方傳外人也。春渚紀聞

張守一。爲大理少卿。平反折獄。死囚出免者甚多。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。某非生人。明公所出死囚。

之父也。無以報德。儻有防身之求。或能致耳。俄有詔賜脯。城中縱觀。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。悅之。計無從出。試呼前鬼問曰。能爲我致否。曰。此易事。然不得久。纔可七日而已。遂營靜處。設帷帳。有頃而至。女驚曰。此何處。守一及鬼在傍。紿云。此是天上。因與款昵。情愛甚切。至七日。鬼復掩其目送還。守一私覘女家。云女郎卒中惡。不識人。七日而醒。異聞錄

有神降於鄭澤家。吟詩曰。忽然湖上片雲飛。不覺舟中雨濕衣。折得蓮花渾忘却。空將荷葉蓋頭歸。廣異記富彥國在青社。河北大飢。民爭歸之。有夫婦樵負一子。寘之道左。空冢中而去。後歸鄉過此冢。欲取其骨。則兒尙活。肥健於未棄時。冢中有大蟾蜍。如半輪。氣咻咻然。意兒呼吸此氣。故能不食而健。自爾遂不食。年六七歲。肌理如玉。其父抱兒來京師。以示小兒醫張荆筐。張曰。物之能蟄。燕蛇蝦蟆之類是也。能蟄則不食。不食則壽千歲。若聽其不食不娶。則仙道也。父喜攜去。今不知所在。仇池筆記

秦會之有十客。曹冠以塾師爲門客。王會以婦弟爲親客。吳益以愛婿爲嬌客。施全以劃刃爲刺客。李季以章醮爲羽客。龔釜以治產爲莊客。丁禩以通家爲狎客。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。還子爲說客。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。初止有此九客耳。秦旣死。葬於建康。有蜀人史叔夜者。懷雞黍。拏生芻。號慟墓前。其家大喜。因厚遺之。於是謂之弔客。以足十客之數。中興筆記

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。始如彈丸。漸如車輪。遂四散。人中之卽病。謂之瘴母。海邊時有鬼市。半夜而合。雞鳴而散。人從之多得異物。番禺雜記

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。豔明而香溢。鈞天所無也。南渡後久絕此。惟太后回
鑾沙漠復值稱壽。上極天下之養。用宣政故事。然僅列十數炬。太后陽若不聞。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
否。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。諸閣亦然。上因后起更衣。微謂憲聖曰。如何比得爹爹富貴。聞見錄。

聞 舊 世 家

撰 游 陸

本館據稗乘本影
印初編各叢書僅
有此本

家世舊聞

宋陸游撰

太傅

諱軫字齊卿

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昔爲館職

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地曰天下
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
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

楚公

諱佃字農師

使虜歸携所得獐至京師先君言猶

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腩甚畏日偶爲隙光所
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獐一嚙投之旋
卽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